

樸素的愛國主義更感人

上周，因H&M被曝光發布聲明抵制中國新疆棉花產品，引發的國民抵制風暴至今已經延燒到NIKE、PUMA、Tommy Hilfiger等二十多個品牌。

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顯示，二〇二〇年全國棉花總產量為五百九十一萬噸，其中新疆棉花產量為五百一十六萬噸，佔到了全國的百分之八十七點三。本來就對國內市場常年供不應求的高質量新疆棉並不會受到銷量上的影響。

反觀這些無端抹黑新疆的品牌，中國是H&M的第四大市場，如今線上門店全遭下線，實體店鋪也有數間被關停，仍在營業的亦是門可羅雀。在中美貿易戰硝煙四起的這幾年，各領域都有被波及的風險。此刻，胡錫進的觀點沒錯，「遇到政治上的大風大浪，全球化企業應當有的表現是能往後縮就往後縮，H&M則明顯是在逞能，在錯誤的時間和錯誤的地點往前竄。」

國家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在回答記者關於H&M事件的提問時表示，中國網民有權利來表達感受，而且這絕對不是什麼民族主義，這

是樸素的愛國主義。別有用心的人對自己祖國的利益和尊嚴肆無忌憚地進行損害，老百姓感到生氣也是非常自然和正常的。

樸素的愛國主義是一種本能，是人類對代代傳承遺留下來的集體習慣的維護，是從家到國對自我與本族的愛。一個民族的發展需要對國家懷有真摯感情的人民群眾，當每個人在生活中盡己所能地將愛國情感轉化為實際行動，就會讓愛國這件事特別堅定亦自然感人。就好像對H&M的抵制。



▲新疆棉採摘。 新華社



樂活 潘少

逢周一見報

夢幻營業部

一家能夠建造水電站的大型企業，面對激烈的市場競爭，需要重塑市場形象，於是宣傳組組長提出利用企業現有的技術和資源把動畫中出現的、巨大的機器人地下基地建造出來……這是我最近看的一部日本電影《前田建設夢幻營業部》的主要內容。

電影內容非常熱血，而在熱血之前，不得不說首先非常「中二」。既中二又熱血，也只有在有著深厚動漫文化基礎的日本才有吧，也只有在那樣的文化背景之下，影片中許多不合理的地方才會合理化。影片以宣傳組一位年輕成員的視角切入，所以當宣傳組組長、一位四十多近五十歲的中年男人提出要把《鋼鐵萬能俠》中的巨型基地在現實中建造出來時，影片中年輕成員和作為觀眾的「我」的反應是一樣的：「《鋼鐵萬能俠》是什麼？」查了資料才知道，那是一部在一九七二年到一九七三年播出的動畫……距離現在都快四十年了。

除了組長之外，組內其他成員一開始是一致反對這個異想天開的「中二」計劃的，但他們逐漸被組長的熱情所感染，也開始認真地投入其中，從不同方面開始着手認真考慮計劃的可行性，而在這個過程中，組員開始接觸到這個大型企業內，包括地質挖掘、工程設計、機械設計等等不同領域的精英人才，而這些領域的領頭人，都和組長年紀差不多，大概少年時都是《鋼鐵萬能俠》的粉絲吧，所以組長這個「異想天開」的計劃，成功喚起了他們被年齡掩蓋的中二之魂。這些各個領域的精英，開始帶着前所未有的熱情，用自己非常專業的知識去解決一個個看似不可能的難題……「中二」和「匠人」這兩個看似風馬牛不相及的日本關鍵詞，就在這部電影中很奇妙又很順理成章地結合在了一起。



大川集 利 貞

逢周一、三、四、五見報

疫情催生「無聊經濟」

一月底，美國聊天論壇Reddit的炒股散戶聯手，力挺連鎖視頻遊戲公司「遊戲驛站」（GameStop）等，造成股票逆天上漲，華爾街專做實空的對沖基金公司在一日內損失幾十億美元。這一事件，有人讚為「劫富濟貧」的庶民的勝利，也有人分析只是大公司爭奪利益的「狗咬狗」。《紐約時報》商務記者Sydney Ember別出心裁，聲稱這是疫情中「無聊經濟」惹的禍。

新冠疫情在美國爆發一年多，對經濟的影響至大至深。一月的失業率為二〇二〇年同期的將近兩倍，存款率卻創歷史新高。人們逃離大都市疫情重災區，小地方的房價一路飆升。疫情帶來的各種限制也重塑了大家的消費方式。旅行、觀影、下館子、參觀博物館等休閒娛樂叫停後，不少人把錢花到房屋裝修、種花種菜、網購、做飯等活動。隨之而來的是裝修材料火爆熱賣，超市的烘焙器具、酵母售罄，酒類、電玩、拼圖遊戲熱銷，連網上的色情片下載率都提高了百分之二十五。

疫情逼人居家，催生了「無聊」感。心理學家說，無聊其實就是我們覺得生活缺乏意義，是人的情感機制在發出警示。無聊會讓人努力尋找更有意義的活動，因而行事更冒險、衝動。比如「遊戲驛站」事件，參與的散戶多半將其視為對大資本的抗議。無聊感也可能催生不良習慣，如酗酒，但心理學家認為它也有益處。當人有大量時間發呆時，頭腦的空窗期會讓我們比平日更有創意。其實疫情中的無聊是一種奢侈。奮鬥在抗疫一線的醫療、衛生、超市工作人員，在家忙著陪伴、監督兒女上網課還要做家務的父母，未必見得有閒情逸致品味無聊。



墟里 葉歌

逢周一、五見報

捏一個自己

元代趙孟頫的妻子管道升的《我儂詞》，以打碎泥人重捏之喻，挽救婚姻危機。這首詞人們都熟，不再贅引。現在，重捏自己很容易了，捏臉軟件嘛。

軟件意義上的「捏臉」，指的是自定義角色外形。我們進入虛擬的世界，總要給自己設定身份，一個網名、一個頭像，有時與現實世界完全不同。在很多人看來，這也恰是網絡世界的迷人之處。玩網絡遊戲的話，更是如此。我們需要給自己選一個身份，然後成為「他」，去完成任務。當然，較真地想來，那個世界本是屬於實現「他」的，我們作為玩家，是闖入者，而自以為的那另一個我，說到底也還是「他」。角色和你是被互相賦予的，當

外形無法自由選擇時，這種感受愈發明顯。

說誇張一些，好比演戲的獼猴，伴着鑼鼓和吆喝，從耍猴人的道具箱裏找出不同的面具、帽子，或為縣太爺，或為老婆婆，裝戴起來，做出各種動作。但它的全部世界與身份，就是那個小小的道具箱。捏臉的加入，讓這一切有了變化。演戲的小猴成了孫悟空，可以隨心所欲地變成自己希望的樣子，以屬於自己的形象，重新進入世界。我們想想孫悟空在鎮元大仙那裏學會七十二變時的興奮，便可以理解「捏臉」之歡迎。

女媧造人的神話裏，一開始女媧娘娘耐心地為每個泥人捏出精緻的面容，後來

你叫什麼名字

名字這回事，非常有趣。絕大部分人自懂事以來，就有自己的名字，除非按法例改名，否則要與它相伴一生。從前當中學教師，每學年教約二百名學生，需要兩三個月才能記得全部的姓名；某些班別一星期只有一堂課，坦白說到學期末我也未能將所有學生的外貌與名字即時聯繫一起。

我喜歡留意別人的姓名，因為那就如一組密碼，隱藏各人獨特的資料。有些人的名字寓意吉祥，透露了長輩對後代的祝願與期望；有些人的名字與宗教有關，可見其原生家庭的信仰；有些人的名字與姓氏可配成一個詞語，可見其家長的心思。此外，名字跟時代和潮流息息相關，有時

看名字就知對方是生於哪個年代和地方，例如六十年代前的香港，許多男性不是叫「阿發」、「阿達」、「阿祥」就是「阿強」；自「李嘉欣」一九八八年當選「香港小姐」，坊間即大量湧現「嘉欣」、「家欣」、「加恩」等，我也教過不下十個；近年流行名字有來自部首金、木、水、火、土而且與化學物理有關的生字，一看就知是父母花錢找相士改的，同時也等於公開了寶貴八字五行欠缺的元素。

不喜歡自己的名字不要緊，有能力時改名就行，不懂自己的名字才是問題。有些人的名字與典故或族譜有關，當事人卻不明所以，白白浪費了箇中的意義。二〇一二年，一名「香港小姐」參選者，於自

《玩轉婚前身後事》

熱愛表演藝術的觀眾，疫情之下能夠再度進入劇場觀賞現場演出，怎也較之在線上看戲來得痛快。香港話劇團（話劇團）在這期間並沒有閒下來，昨天剛落幕的翻譯劇《玩轉婚前身後事》，既為觀眾帶來喜悅，亦惹來愁思。

除了推動本地創作劇，話劇團亦致力為香港觀眾推介世界各地劇作。《玩》劇就是以以色列作家漢諾赫·列文的作品。以往香港劇場沒有演過很多以色列劇本，我印象中上一齣也是同樣來自漢諾赫的原著《安魂曲》，香港譯者將之翻譯名為《半入塵埃》，甚具詩意。

《玩》與《安》都是以生存和死亡作為劇本主旨。《玩》劇開場時，一位中年

漢的母親病入膏肓，即將離世。彌留之際，母親沒有記掛兒子的存活，只是囑咐兒子必須為她辦好體面的喪禮。由是，中年漢設法通知唯一的近親表姨，但表姨家正好為女兒舉辦婚禮。紅白二事碰巧而至，大家都竭力完成自己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追追趕趕，到頭來卻是沒有好好活過生命的每一刻……

編劇以嬉哈玩笑的手法描繪兩家人對紅事和白事的極端態度。雖然死者已矣，還是希望有尊嚴地辭世；愛不止息，婚姻是延續生命的有效方式。作者憑藉戲謔的劇情，天馬行空地將角色投放在天上地下，從以色列輾轉而至喜馬拉雅山，又在熱鬧婚宴和沉重葬禮之間流連，觀眾的觀

泛亞新曲賀團慶

上世紀七十年代香港經濟起飛，為藝術表演團體提供職業化的條件，香港管弦樂團、中樂團、話劇團、芭蕾舞團等都是時代的受益者。至於仍維持民間營運的藝團，不少已成歷史，今年慶祝四十五周年的泛亞交響樂團（下稱「泛亞」）是少數的例外。

成立於一九七六年的泛亞，由葉惠康博士創辦，當時他擔任浸會學院（後來升格為大學）音樂系主任，成立樂團既提供學生、畢業生繼續演奏機會，也為其時「文革」後期從內地來港的專業音樂家們提供就業平台。

八十年代國家改革開放，不少

內地新老指揮首次來港揮棒演出的選擇，正是泛亞。這包括指揮元老黃貽鈞、女指揮鄭小瑛，以及當時剛剛在德國畢業的余隆等。

進入千禧年，泛亞調整角色，主要由本地年輕樂手組成，演出中外古典通俗管弦作品，向港九新界普羅大眾推廣音樂。後來更以動畫形式，為古典作品「配畫」，其中包括《彼得與狼》、《動物嘉年華》、《圖畫展覽》和《皮爾金》，部分更帶到大灣區巡演，大獲好評。

三月二十一日，泛亞在荃灣大會堂推出又一全新製作，以動畫演出英國作曲家布烈頓著名的《青少



年管弦樂隊指南》，講述一位迷上看平板電腦小學生，意外進入樂器博物館，聽到葉惠康館長為他演出各種樂器（附圖），小孩的音樂認知從此不一樣。這個內容非常貼近現實，無怪乎現場眾多年幼聽眾都聽得入迷，那是一個難得安靜的星期天下午，尤其是對家長來說。

音樂會同時演出正統節目，由香港管弦樂團首席王敬擔任獨奏，

煩了，任意揮灑，造出的人長相就隨意了。不過，自己給自己捏，當然要精益求精，從五官到頭髮，從膚色到體型，每一處細節反覆推敲。捏臉是極細膩的工作，有的玩家在「捏臉」上花費的時間遠超遊戲本身。捏臉兩小時，遊戲五分鐘，誠非虛言。

看來，捏臉的樂趣完全有可能替代遊戲本身。是啊，玩遊戲本為跳離現實的羈絆，獲得某種「新我」的體驗。就此而言，外觀上的改變，較之打怪升級的經歷，又便捷了不少。可見，作為製造虛擬體驗的新方式，捏臉以新的方式把人與虛擬世界又拉近了一些。



知見錄 胡一峰

逢周一、三、五見報

我介紹時道出其父因喜歡蘇軾的名作《念奴嬌·赤壁懷古》，於是用了「亂石穿空，驚濤拍岸，捲起千堆雪」一句為女兒取名「朱千雪」。「千雪」最後雖不是冠軍，卻因她的開場白而令我難忘。

姓名普通，沒大不了，那只是一個身外物，別人叫你時懂得反應比較重要。有些偉人，就算姓名沒特別意思，也會因自身的成就和貢獻讓人對其大名留下深刻印象，甚至為平凡的名字賦予全新意義。正如太空人「楊利偉」、醫學家「鍾南山」，誰不曉得他們叫什麼名字？



竹門日語 簡嘉明

逢周一、四見報

賞情緒遂能牽動至極點。導演以漫畫化的形象塑造角色和舞台行動，具能量和高度默契的一眾演員，令全劇展現活潑跳脫的質感。不過，我覺得劇本的用意仍是針對死亡前如何有意義的活着，故此劇情才一再涉及不同角色突然離世。

原著劇本的台詞既詼諧有趣，同時亦潛藏詩意，話劇團現時的演出節奏爽朗，但若能加強或突出死亡的寓意，劇本的訊息將更能打動觀眾心靈。



文藝中年 輕 羽

逢周一、二、三見報

演出貝多芬小提琴協奏曲。演出前由中提琴樂師吳庭光兼任主持，與指揮凌顯祐對話，仔細講解作品，這是一個極好的安排，對因疫情分隔而坐的聽眾們很有啟發。

音樂會最大的驚喜是當主持介紹坐在台下的葉博士。據悉年過九旬的老人剛完成手術不久，沒想到會親臨臺灣為樂團打氣。與他一起出席的是泛亞多年的董事會主席蔡建中先生，從外地回港剛剛完成隔離就到場支持。樂隊也用心演出，兩位長者報以大拇指，以示滿意。



樂間集 周光蓁

逢周一見報

幾口，舒暢無比。孰料，第二天，大廈的物業管理就出面干涉，說這座一九八五年投入使用的大廈，不具備打開那麼多窗子的安全條件，如果一定要開，只能開一扇窗，且不可開至最大程度。

我雖然感覺這個理由有些扯淡，但也不想太難為人家，便答應下來。但後面的事情就實在出乎意料了：先是每日開窗的時間越來越晚，常常是一個上午過去，才千呼萬喚地慢吞吞來開窗，我早已吸飽了那混雜着甲醛和臭屁味道的空氣；投訴了幾次之後，竟然在上個星期的某天，告訴我窗子壞掉、打

不開了。然後就是半個月過去，絲毫不見修理的跡象。那些平日裏來開窗的工人，甚至還情不自禁擠眉弄眼地得意洋洋。

我怒向牆邊生：這就是拿人的健康開玩笑！這打不開哪裏是所謂破舊的窗，而是人心的窗被惡念砸壞了。



負喧集 趙 陽

jackeyzhao2018@gmail.com

逢周一、三見報